



## 為消失中的數碼聲音廣播而悲傷

… … 數碼廣播除了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多節目的選擇，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提供更大空間予不同社群，以至社會最不被重視的一群發聲，為何我們的社會那麼不開明？…

\*原文發表於 2017 年 4 月 1 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

各位上過我節目的同學：

很久沒見，記得我嗎？我是你的節目主持馮應謙，在此再次感謝你們上我 d b c《大學站》的節目分享你們的感受和大學的經歷。今天我跟你們說一個壞消息，我當時送給你們的數碼收音機已經不能再用了，我以為 d b c 結束後，你們仍然可以聽其他數碼台，但是好抱歉跟你地說，好快最後一個數碼台都要結束。或者你們可以保留數碼收音機作為香港數碼廣播落幕的見證。

我知道你們的一代已經不再聽電台，只玩 YouTube、上 Facebook。當初我鼓勵你們聽電台，叫你們親身到電台，一起做節目。知道你們都不會改變習慣，乖乖地打開收音機聽我的節目。不過，我見到你們如此雀躍，上節目發表自己心聲，還有人哭出來，講述你們大學的樂與怒、悲與喜，而且還叫其他同學去聽我們的節目。我真的好感動，我都感覺到你們年青人的心聲。不過現在沒有了，又少了一個大眾發聲的渠道。數碼電台的出現，本來以為等於多些頻道令社會的聲音更多元化。你們不喜歡聽大台的節目，不想聽現在你說很「離地」的電台，就可用所謂「多出來」的頻道，叫大家聽你們的聲音。

我的確有點難過，部份當然是為你們新一代而  
感到悲傷，但我強調影響的不只是你們，現在大  
台都是綜合的商業電台。因商業原因的關係，無  
可能專為「小眾」服務。我亦聽到公公婆婆說，  
不知道現在電台究竟講什麼，希望有一個專門為  
他們而設播戲曲的頻道。又有不少少數族裔，很  
想以自己語言的廣播，人在異鄉，我相信當他們  
聽到烏爾都語、尼泊爾語、  
印尼語、菲律賓語、泰語等，  
心裡都會有一絲的溫暖。

為什麼我們的政策都無  
理會你們和小眾的感受？  
我記得我在加拿大時，在電  
視可以收看到不同語言的  
電視台，當然我聽到廣東話  
的節目，在冰冷天雪地下，  
我都不會感到孤獨。香港固  
然沒有不同語言的電  
視台，現在連不同語言的數  
碼頻道都趕盡殺絕。  
我都有點唏噓，政府不是經  
常說青少年很重要，  
有時更義正詞嚴出來說尊  
重少數族裔、弱勢社群。  
數碼廣播除了為廣大市民  
提供更多節目的選擇，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提供更  
大空間予不同社群，以  
至社會最不被重視的一  
群發聲，為何我們的社會  
那麼不開明？



現在庫房坐擁千億，要支持一個公營廣播的  
數碼電台，每年用的錢都是皮毛。當然，年青的  
你可能覺得數碼廣播可有可無，大概你也只會上  
Facebook、IG、Snapchat之類，其實其他少數族  
裔、社群也如是，都自己顧自己，用自己的語言  
在 Facebook 溝通，結果社會不同種族與不同年齡  
的人，只會各走各路！

同學，我雖然比你們年紀稍為大一點，我也  
不是那麼固執，一定要大聲叫政府重推數碼廣  
播，反正一早證明一些人口太少的地方，數碼  
廣播都不會成功，新加坡不是一個例子嗎？  
一直只是政府政策部門孤芳自賞、一意孤  
行，在毫無研究下硬推了數碼廣播。失敗了，  
用行政措施關掉所有

數碼廣播，當然可笑。不過，我更感覺可怕，正  
如一時推 TSA，隨時又停止，又隨時推行 BCA，  
不需什麼理據推行，就「有效」地喜歡推什麼政  
策就什麼政策，行不通的又不負責，我們豈不是  
像白老鼠！

現在已經塵埃落定，數碼廣播應該壽終正寢，  
我只是一個做教育的人，只希望見到你們成長，  
將來成為社會的棟樑，我記得你們在我數碼台節  
目中，說你們的志願，說說讀書的壓力，也為考  
DSE 的同學打氣。我不甘心，明明是可以有新的  
途徑比你發洩一下，又或者傳遞正能量，現在只  
能成為歷史。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真的希望，數碼廣播消失  
之後，可以搬出其他有效的方法，讓你們，還有  
其他被社會遺忘的人，包括現在在港台社區參與  
廣播計劃的團體重建一個溝通的橋樑。

你的老師

Anthony

2017年4月1日

馮應謙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4.2017